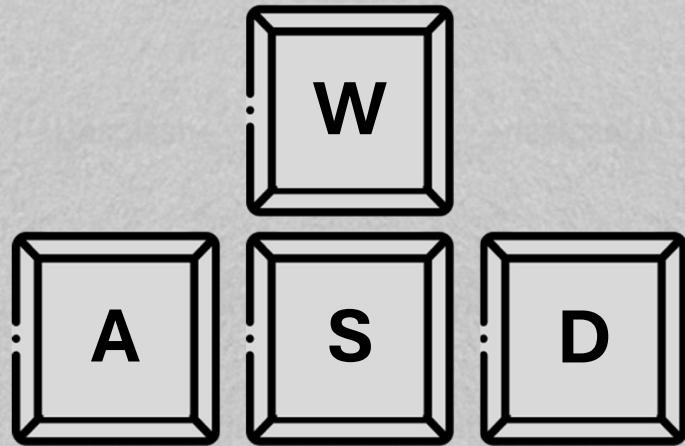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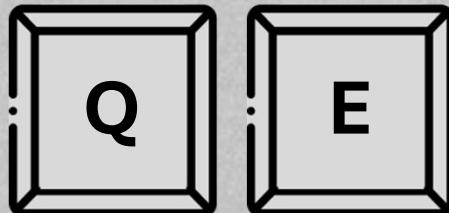


# 操作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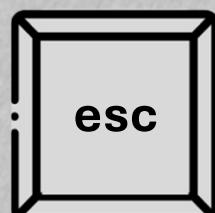
## 移动镜头

(在场景中以此**移动**镜头)



## 旋转镜头

(在场景中以此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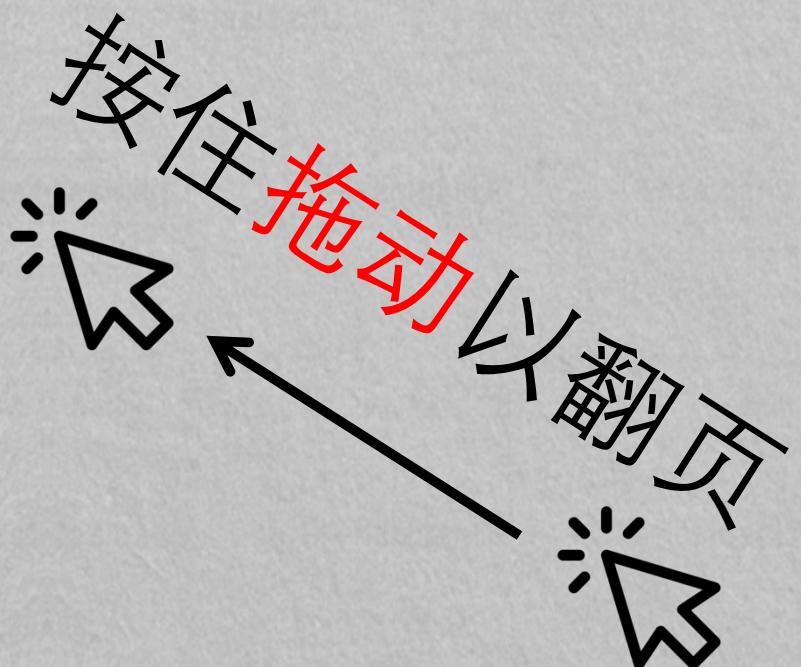
## 保存并退出

(任何时候按住以退出)



# 动态版教程按键

(点击**类似的按键**将向你展示如何游玩游戏)



# 记于开始之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只能将过去发生的所有东西称作“那件事情”。这种感觉说是恐惧似乎有些过头，倒更像是一种恶心感。在最开始的几年里，人们并没有过多的异议，是的，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粗制滥造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物质世界里，所有人开始使用批量生产的家具、汽车甚至是房子，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的话就直接换掉就好了；这种态度本身似乎无可厚非，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对待事物的敷衍开始蔓延乃至进化到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所有娱乐制品开始以一种原始到粗犷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你可以看到从头枪战到结束的电影、只有连环画的报纸、混杂着毫无意义的音节的音乐...

在这种情况下，书被冷淡似乎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读书开始成了一种消遣以及生僻的职业——只有部分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还在“读书”，他们读书的意义也只是为了了解以往的古人在想什么。而我所在的大学正是这些幸存的“考古站点”其中之一。甚至于我呆在那座象牙塔里太久，以至于毫不在意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当后来“那件事情”真正发生时，我正是茫然无措而懦弱无言的那群人中的一位。混乱的场景与喧闹的人群间，我看到书籍被付之一炬，而手持火炬者被冠以“看火者”的名号。没有人真的在意这些事情，所有人都正忙着沉浸于自己的生活之中，而为数不多的关心者称赞这种热心之举消除了书籍中的争议，避免了所谓的“冒犯”。甚至于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在

城市中立起大大小小的看火塔，看火者们于其上以警惕而无情的灯光扫视着所有人，每当有人被举报和怀疑藏有书籍，看火者会倾巢而出将书籍投入火堆中...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看火塔们屹立于其中的树林是由钢筋混凝土组成的，住在高塔之上的人并不是在灭火，而是在放火。

这之后我什么也没做，或者什么也做不到，直到阿列克谢找到我。阿列克谢是我大学期间的同事，在烧书开始之后他立刻就消失了，我以为他遭遇不幸，或者和我一样躲了起来，但直到上个月他找到我后，我才知道消失的这些年里他一直在组织一个读书会。除了像以往一样组织人们坐在一个阴暗的小房间里读书以外，他告诉我他正在主动扩张这个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所有这些事情的合理性，人们残存的质疑与理智，他告诉我，将是十分有用的东西。而他甚至还邀请我加入他们。

我最终还是同意了，或许是希望最终还能做点什么，或许只是为了避免再一次的后悔。实话说，过去一个月和读书会相处的日子像是回到了以前，而且阿列克谢告诉我读书会在某种意义上拥有难以想象数目的成员，这些成员之间提供的信息让他们得以躲开看火人们的注意。这样一个稳定的组织的维系也是得益于有成员在通风报信，他甚至邀请我参与组织的管理，并向我展示了他们所使用的管理系统。超乎我的想象的是，这是一个并不简陋的东西。

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系统，阿列克谢借用了消防员们对个人隐私入侵的数据，建立起了一个完善的系统管理读书会；他可以借助成员间的信息交流躲开消防员的注意、给潜在成员打上标签、整理书籍之间的流通。也正是借助这些为数不多的书籍的流通，读书会得以吸收越来越多的成员。

但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消防员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现了我们的组织，一场大清洗开始了，阿列克谢失踪，大部分组织成员也已经失联，甚至没人提前听到关于这场清洗的丁点风声，我也只是侥幸逃脱。在失踪之前，阿列克谢告诉向我基本讲述了组织的运转规则，他甚至给我留了一些关于管理系统的使用指南，我怀疑他始终都做着最坏的打算。但这种打算显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最后的机会。

在稳住局势后并重新联络上一小部分成员后，我意识到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阿列克谢和查清楚清洗发生的原因。一些成员建议我重拾与其它失联成员的联系，并在新的地区发展读书会来获得更多信息。城里最高的看火塔在东 5 区，那里也有这座城市的广播中心、最大的警察局和消防局；其实读书会此前在那里已经有不少成员，也有潜在成员的名单，或许只有

在那里重新运转起读书会，我才能最接近事情的真相——清洗是缘何发生，阿里克谢现在又在哪里。

PS：我将阿列克谢留给我的管理手册附在之后，如果有什么不测发生，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这本日志将会从今天开始用来记录读书会的大小事宜。

# 管理手册

读书会松散的组织管理方式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成功的，提出申请并被投以多数信任票的成员都应有权利参与到组织的管理中来。这种管理方式使得我们能更自由地发展新成员，同时不会因损失某个特定的成员而遭受沉重打击（它甚至让我们能用一种灵活的方式组织读书会的例行活动）。为了便于向新加入的管理者传授知识，我们决定制作这些手册，它们将包含关于读书会这个组织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有我们使用的系统概况和基本术语、发展新成员的方式和如何避开消防员的注意等方面。

手册的持有者应当尽可能安全地保管它们，保证它们不落入有害于读书会的人之手。但为保险起见，我们仍将手册内的信息设计得十分巧妙，所以即使有人意外得到这些手册，但又缺少对应的权限和信息，他们也没有能力对读书会的任何成员产生实质性的危害。

注：你应当注意到手册中不同颜色的字向你说明的不同情况，红色部分是需要你重点关注；紫色的则是引入的术语。

阿列克谢

## 关于基本术语

如果你正在翻看这一章节而又拥有访问系统的基础权限，那你应该意识到我们用节点和节点间连线代表成员（和潜在成员）以及他们的关系。这些节点旁的符号向你说明了读书会内的书籍流转情况和这个成员与读书会的关系密切程度，我们通过控制书籍流转来运转整个读书会——一般而言，节点以及它临近的节点所持有的书籍越多，则这个人与读书会的关系越密切，换言之，这个节点受到读书会的影响力就越大。

节点的不同颜色指示了这个节点的状态，而这个状态直接由它所受的影响力决定。橙色代表已加入成员，灰色则是潜在成员，红色代表的是有暴露风险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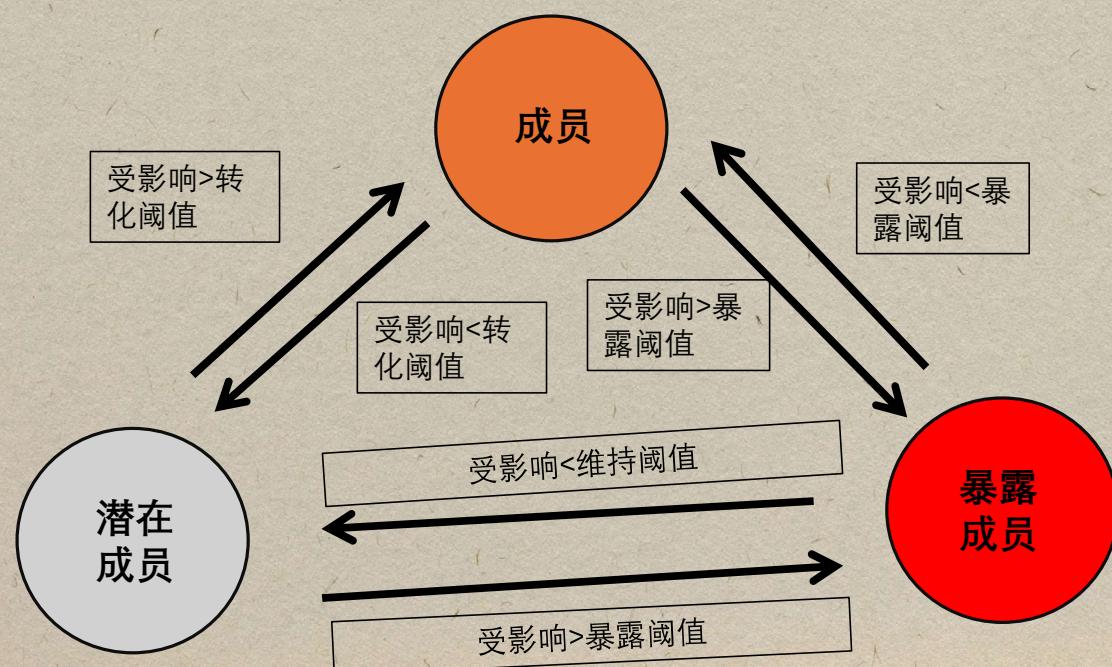
进一步地，如果你拥有在系统中分配书籍的权限并得到了批准，那么你需要了解影响力和各种阈值之间的关系。这些阈值用较为精确的语言描述了分配书籍会导致的节点状态变化关系，它们包括转化阈值、暴露阈值和维持阈值，关于它们的进一步的细节则由下一节给出。

# 阈值与转化关系

我们的系统所使用的阈值描述的实际上是指节点所受的影响力和它的状态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一个节点所受的影响力是包括其本身在内所有相邻节点拥有的书籍数量之和。而三种阈值按从小到大的关系为维持阈值<转化阈值<暴露阈值。

具体而言，如果一个潜在成员所受影响力大于其转化阈值，则其会转化为已加入成员；若一个已加入成员所受影响力大于暴露阈值，则其会进入已暴露状态，这种状态的持续可能会威胁到读书会整体；若一个已加入成员所受影响力小于维持阈值，则其会退出读书会变为潜在成员。

我们绘制了一幅图来表示这种关系：



## 重要人物与情报点

读书会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成员，我们的系统甚至可以在某些人加入之前就将他们归类。所以请务必记住，读书会永远是一个从人本身出发的组织。从以往的经验看，有三种人的帮助较为重要：

**藏书家**：这些藏书家在零散的情况下储藏了一些书籍而没被发现，如果能吸纳他们加入，他们一般会很热情地提供书籍。

**消防员**：并不是所有看火者都是坏人，一些看火者甚至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持续偷来书籍；如果能吸引更多这样勇敢的人加入的话，我们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书籍。

**信息提供者**：他们的职业往往不相同，但他们总能提供有关当地的各种有用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当地读书会的管理者可以更高效地主持工作；同时他们也会提供一些可以向其它地区发展的关系的情报。

## 总计

如果你能看到这里的话说明你至少愿意贡献出你自己的力量。整个系统的运作是复杂的，但原理却异常简单：流通书籍使我们能辐射更多的潜在成员，但避免书籍过度集中引起消防员的注意！同时创造性地利用任何你能想到的策略。

今天系统突然弹出了这些东西，似乎我们的行动已经吸引了一些不必要的注意，我也将它打印出来附在这里。

## 如何躲过看火者

看火者们是城市中最危险的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关于他们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们来自之前人类看守森林火灾的设施，有人说他们就是政府发明出来监控人们的机器。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在保护我们免遭“危险文化产物”的伤害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是做的非常成功的。

多数读书会管理者都不得不在某个时刻面对看火者们产生的麻烦——如果你们离某个看火塔更近的话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因此我们制作了这份手册的附录，旨在提供一点帮助。

## 如何躲过看火者（续）

经过和他们的多年对抗，我们的系统已经有一套充分地探测看火者们的子系统；同时在多年的实践中也被证明是成功的。

首先需要意识到的一点是读书会总有办法在某一个或一些人身上找到藏东西的办法。因此如果书籍不在流转，则对看火者这个问题而言不会惹出任何麻烦，即使是他们也不可能搜查每一个人。

真正造成困难的是流转中的书籍，当我们的书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时，不免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人员接触——如果看火者们正在关心某个成员，而他又正巧进行了一项传递（传入或传出）活动，则可能会摊上大麻烦。

但看火者们并不是全然优势的一方，我们开发出了一套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反制系统：它的原理很像会互相给对方挠背的猩猩们——一个人很可能无法知道自己是否陷入看火者们的监视，但他周围的人可以给他提供信息。我们的反制系统可以判断出两个有关系的人中是否有人正在被看火者们骚扰。借用这个系统，过往的经验证明有能力的管理者可以有效地避开看火者们的注意。

无论如何，祝你好运！

我和伦纳德谈过了，按规定现在我是这一区的负责人——或者说我是读书会仅存的领导者；我和他一样希望尽管找到阿列克谢，或者说联系到雷托，这两个事情很可能彼此相关。我希望我能尽力。

这里读书会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人也开始逐渐忙不过来了。已经开始陆续有和读书会素不相识的人加入了，有一些之前的管理者告诉我，为了保证读书会组织的稳定，我们可能需要将一些书用来维持新成员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书一味地用来吸引新成员。通过维持这样稳定的组织，我们才有更多机会流转书籍以扩大影响或躲避消防员的追踪。而如果有人先是加入读书会又再退出，很可能将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看火者是非常棘手的存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通过适当地投入我们的情报在他们身上，我们仍然能找到合适的反制措施。

我之前参观过一个废弃的看火塔，那是一个真正的看火塔，在一个国家公园中央，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树林。现在可能已经没什么人在乎什么森林之类的东西了。我想起以前我们在国家公园里远足冒险时的经历，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到城市的另一边去看一场无意义的电影已经是“冒险”了。

广播中心负责这片区域的大小小小娱乐活动，他们通过这里举办演唱会、体育比赛等等；他们也有专门负责网络娱乐的部门。

总之看火塔负责制造精神需求，而在广播中心的人们再用一些无意义的产品填补这些需求。

今天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  
我们面临的情况过于危急的话，暂缓  
几天的活动也不是不可以。我认为这  
个建议本身倒也没什么，不过我们永  
远都不知道消防员到底什么时候会找  
上门，因此还是一切尽早为好。

广播中心最近引入了一个娱乐软件，这个软件通过播放一些无意义的娱乐视频来让用户消磨时间；他们希望在这个区首先推行。我想原本无意义的娱乐方式变得更“无意义”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到底是谁规定的“意义”呢。读书会里组织的读书活动难道一定就比看电影更有“意义”吗？这是值得令人反思的一点，我希望我们不要变成一群傲慢的人。

德斯普最近越来越火了，他是这里一个很有名的明星，专门参演一些和看火者或者消防局合作的电影。我很好奇他本人到底见没见过消防员烧书时的场景——烟气熏天、煤油的味道，所有这些东西和打仗其实是很像的，战争电影带给你的反思完全比不上真正身处战争中的士兵对战争的怨恨，只是在这个故事里牺牲者是那些持有书籍的人，伤害他们的并非子弹而是煤油。

在我们进行活动的同时，你能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某种变化。阿列克谢告诉我在最开始的几年他们几乎寸步难行，到处都是不解和质疑的声音。但现在情况完全翻过来了，同情者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发动清洗的原因之一。

那种感觉是真实的，城市中的看火塔正在摇摇欲坠。

新的成员告诉我说其实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看火者作为另一种暴力机器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前任们，质疑的声音不仅针对烧书这种行为本身，更是针对那些手拿喷火器的人。

我们在警察局的工作说不上顺利，但并没有遇到多大的阻碍；你难以想象在这种地方竟然会遇到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有一次面向新成员的会议竟然达到座无虚席的程度。

其实达里昂的想法也代表了一大批人的真实想法；我们新加入的成员告诉我们说一方面很多人十分想做点什么，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什么都做不了，看火者们仅仅是通过他们的塔便可以威慑住大部分人。这些塔其实起不到什么具体的作用，它们更经常是作为一种象征，象征着一种精神的陨落和另一种精神的上升。但现在呢？消防员们似乎在做困兽之斗，或许推倒这些塔能够逆转这种过程，或许并不能，但又有谁知道呢？找到雷托、救出阿列克谢、让读书会发挥一点作用，这些都是我们能做的。

在这里会有能给我们提供书籍的消防员，他们的加入会为我们提供有力的帮助。

但有些人会说消防员提供的书籍过多会造成麻烦——为此我们制造了一些规则，他们会持续地提供书籍，但是如果他们手头的书多到难以隐藏的话，他们就会暂缓偷书的活动。

这是一条很有用的建议。

现在读书组织的发展已经达到一种超乎想象的地步了；这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你可以在那里读书的秘密组织的说法——诺瓦建议我们趁热打铁组织更多面向新成员的活动。

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私藏有书籍或者愿意提供帮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

瑞塔告诉我说他们想要启动一批关于印刷我们自己的宣传材料的活动；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的。但另一方面现在纸和专业的印刷设备都属于被重点监控的物资，我们需要考虑如果取得稳定的补给。不过如果印刷计划能给实施，相信对我们来说会有很多的好处。

我们发现很多消防员仅仅是把烧书当作一项工作；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相信“危险的文化产物”那一套说辞，书就是书，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

消防员们也并非都是烧书活动的拥簇，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秉持着一种养家糊口的态度进行着工作。这也侧面证明了为什么我们能在这里建立起组织。

新成员告诉我们看火者之中也有一些人面临着严重心理问题，他们甚至给每个轮班的班次都配备了辅导的心理医生。

这乍看之下有些匪夷所思，但细想起来却又无比合理——他们的每个班次往往需要在看火塔上驻守一整天，任何警报都需要注意并得到妥善的处理；在那么高的一个地方保持着24小时的警惕状态，任谁都会有心理压力的。

一些看火者对读书的人抱有同情的态度似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这其实不难理解——在烧书开始之前大部分人都是一样的，虽然读书的人不多，但是读书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看火塔能存在的真正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对这件事情本身漠不关心，但一旦他们需要把被禁止的书籍纳入他们的工作范围内，他们就被迫开始思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了——而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雷托在消防局里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你难以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可以通过中间人管理这么一个机构。有的新成员告诉我说他们每个月要处理成千上万本书，逮捕上百名读书者。但雷托却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目，他也只是通过一些中间人传达指令。

消防员的制度要求他们每个月都至少值一次看火的班，而许多人对这项制度其实深恶痛绝。他们告诉我们说看火塔上的环境非常差，而且需要时刻注意是否有自己所看管的区域的警报；警报必须得到适当的处理，否则会面临严厉的处罚。很多人会想方设法地逃离值班，但其实这项制度也没有那么多空子可钻。